

元代南海县令落户赣州耕读传家

——章贡区沙石镇吉埠村刘姓后人讲述传承“耕心”家训故事

○记者刘航 文/图

从人烟稀少的百越之地,到后来的千里赣江第一城、客家摇篮,赣州以包容的姿态,接纳了来来往往的迁民,众多赣南人以勤劳、踏实的精神书写了自己的家族故事,最终汇成历史大洪流,成就赣南历史传奇。即日起,记者将陆续深入赣州市中心城区一些百姓家庭,听市民们讲述自己家族与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。

今天记者走近的是章贡区沙石镇吉埠村刘姓人家。他们的先祖落难躲于此地,定下了耕读传家、与人为善的家风。



近日,刘孚泉接受采访时,捧着家谱向记者讲述往事。

“我们刘家从元代起就定居赣州吉埠了。”近日,章贡区沙石镇吉埠村现年62岁的刘孚告诉记者,他历时3年牵头重修家谱,于近期完成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更深地了解了家族如何与赣州结的缘,发现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族人故事,以及故事背后的家风传承,当中的变迁令他感慨万千。

县令被迫避难赣州

小说《水浒传》中,有这么一个情节:青面兽杨志押送进贡给皇帝的花石纲进京,却在黄河翻了船,丢失花石纲,不敢进京,逃难去了。而刘孚的先祖与杨志的遭遇类似。

刘孚说,他的先祖本是元代广东南海县令,一次奉命押送一批贡品进京,家人也一同跟随押送。当时押送队伍从陆路越梅岭,进入大余境内乘船走水路。谁料闯赣江十八滩时,船翻了,船上的人大多丧命,先祖则幸运地抱住了船板,游到岸上,但贡品全部沉了江。

赣江十八滩的凶险众所皆知,这本是天灾,情有可原,但县令知道,上司不会管这些,不仅会拿他全家问罪,还会株连其老家的亲人,他们只能像杨志一样被迫逃难。

县令见四周荒无人烟,便携家人一路走一路思量,行至半夜,到了赣州南郊,听到鸡犬之声,发现了一户人家,饥寒交迫的一家人前去投宿。对方热情地招待了他们,告诉他们这里叫塔足下,还问他们是不是落难了,想投奔何处。先祖一家说不知投奔哪里。对方一听,便热情地建议,那不如到赣州定居好了。想到当时统治的残酷,为了不连累这户好心人,他们选择了一处几乎没有人烟的地点落脚,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吉埠村。从此以后,刘孚的家族世代在此定居,看着吉埠成为水路上的船只停靠点,看着吉埠因水路繁华形成热闹的集市,从此人烟兴旺。他们为自己是吉埠的开荒者而感到自豪。

刘孚说,先祖所料不错,押送队伍遇到天灾翻船的事传回后,上司果然不管三七二十一,要问罪他所有家人,包括老家的大哥与三弟,幸好他们提前得到消息,偷偷来到赣州投奔他。先祖便让大哥到水南苑田定居,让

三弟到信丰定居,三家分散,万一被发现,也不至于被一锅端了。为安全起见,他们开始忍痛切断了所有联系。后来逢上战乱,三家之间真的完全失去了联系。直到100多年后的明朝,天下安定,先祖的后人才开始修家谱,讲述自家定居赣州的缘由。但是,先祖一家及当年投宿人家的名字已完全不可考了。刘孚后来还找到先祖投宿地打听,得知那一带居住的是曾姓人家,遗憾的是,那里没有人知道这段往事,只能推测当年的热心人也许是曾姓人家。而在族谱中提到的苑田和信丰,刘孚确实找到了刘姓人家,但他们完全不知自家是从哪里迁来,因而不能确认是否与刘孚同宗。

耕读传家热心教育

在吉埠村安定下来后,刘孚的先祖定下了耕读传家、与人为善的家风。

清朝康熙年间,家族出了个生意人刘积治,因经营有方,成了吉埠的大富翁,拥有大量田地。说,秋收时节,若看到大量谷从赣江漂流而下,就知道是刘积治家在收租,人们正用风车吹稻谷,那些谷正是他们弃到江中的。

刘孚告诉记者,根据族谱记载,刘积治虽然发了财,却牢记家训,自己一生朴素,有时穿一身打补丁的袄系根草绳就出门了,但他从不吝啬济困救危,青黄不平时更是慷慨打开自家粮仓救济贫苦人家。同时,他花了大量的金钱在教育上。

根据记载,刘积治在吉埠建了名为“耕心堂”的书馆(类似今天的民办学校),无论哪个姓氏的孩子都可前来上学(只需凑稻米送给教书先生),自家不收取任何费用。为了让书馆长存,墙体是用红糖、沙石、石灰混合而成,非常结实。

刘孚感到遗憾的是,这座结实的书馆在清末被太平天国的队伍焚毁。他至今还记得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看到书馆遗址,凭借那些断壁残垣,他能想象出书馆的建筑用料确实所言不虚。然而,清末的刘家不复刘积治当年的财力,大家无力重修书馆。

不过,他们没有放弃对教育的重视,大家凑

钱成立了“祠堂公堂基金”,继续供家族中的贫困学子求学。清代灭亡后,女子亦可上学,家族便不限男女,只要有志求学,贫困学子均可获得资助。这其中,便有一女子考上了现今的北京师范大学,她后来回江西从事教育事业。另有一名刘中藩的,则考上了现今的清华大学。

刘中藩因成绩优异被留校,在学校图书馆工作。日军侵华期间,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西文编目部任组长,至今仍能在相关资料中找到他的名字。后来,刘中藩回到江西,成为当时中正大学图书馆馆长。这令族人特别自豪,觉得他们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,没有辱没家风。

刘孚说,受家风影响,家族中出了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。如有个叫刘利庆的,在清末最后一届科举中是全省首。清朝灭亡,他便回了赣州,任赣县教育会长,创办了一所中学和一所女子学校,还担任过小学教师。由于年代久远,刘孚已找不到相关资料,不知刘利庆创办的学校遗址在何处,但他提起来仍是颇为自豪。

更有趣的是,上世纪三十年代,家族中有个叫刘贞炎的,考入当时的警官学校,本来应该当警察的,后来却到香港成了商人,过着小康生活。后来,战火平息,他毫不犹豫回到老家,与妻子一起当了小学老师。

翻阅家谱,刘孚对其中的一段话最难忘记,“耕心堂者,前辈读书处也,其以耕心名,盖取义于以心为田,当义以种之,礼以耕之也”,可惜后来耕心堂遭焚毁,至今未能重建,希望后人不要忘了自己所受的恩惠,继承前人之志,在遗址上把学校重新建起来,培育子弟,同时,“耕心”二字作为家训要世代相传。

刘孚说,虽然自己没有能力建学校,但自己和大姐与父亲一道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,女儿也继承父志从事教师职业,家族中几代人从事教育事业的更是常见。这令他颇感欣慰:“或许有一天,我们会实现先人的愿望,重建学校。若不能,我们就在家族中继续培养教师,为教育事业贡献微薄之力,把家风发扬光大。”

(本报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)